



中国(乐至)第五届田园诗会特别报道



“乐至乐至,快乐而至。”在第五届乐至田园诗会的采风活动中,这句话被现场的诗人们反复提及。7月29日,在炽热的阳光中,来自川渝两地的十多位诗人乘车前往乐至县劳动镇百花村,漫步在羊叉河生态农业公园中,感受乡村振兴的硕果累累;行走在川中农耕文化展览馆,参观这里收藏的大量能体现当地民风民俗的农耕实物……乐至是陈毅元帅的故乡。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陈毅元帅诞辰120周年,在参观完乐至的田园风光后,诗人们又去往陈毅故居,感受陈毅元帅对这片土地深沉的影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雨心 本版摄影 雷远东

## 当川渝诗人漫步乐至田园间 “诗歌就在这些微小的地方”

### 探讨田园诗歌当代表达 川渝诗人乐至“论诗”

为配合疫情防控,此次诗会的采风活动在规模上进行了精简,并且在多个防疫措施上作出严密部署。

田园带来美好,美好激发灵感。如何在当代书写田园诗歌,成为到场诗人们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第一次来到乐至的杨献平,除了感受到这片土地带来的新鲜感之外,他也在思索田园诗的表达。“我感受到,田园诗在这个年代,从名义、形式、内容上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该如何去写作我们内心的田园?田园作为文化的象征,作为我们精神的家园,如何通过乐至的绿色发展,提炼出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和生活方式的田园牧歌,是需要思索的。”杨献平说,他会把此次乐至之行写成诗歌,“希望大家多批评指正”。

与杨献平感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来自重庆的金铃子。直言在家乡没有田园诗歌文化节的她,认为诗人无论写什么诗歌,最重要的是向大自然请教。“不是诗歌中写了麦子、稻谷就是田园诗,诗人应该从题材中挖掘出新的



乐至羊叉河生态农业公园。

句子。诗歌句子的锤炼,对于每一个诗人来说都是课题和难点。”金铃子说。

“虽是第一次来,但在短暂的一天内,内心获得了非常多意象。”张远伦说,他对乐至的第一个意象是桑叶,诗人就像蚕一样,一点点在咬噬一片词语的桑叶,吐出“诗”,又吐出“丝”。当看到羊叉湖旁写生的小朋友所画的堆心

菊,张远伦感到非常美妙,他说:“诗歌就在这些微小的地方。”

### 在田园中看到“诗和远方” 诗人们共话“乐至印象”

对于田园诗歌,凸凹表达了自己的理解。他直言,田园诗歌其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一个很大的板块。“写田园

诗更多是要写出一种心境,在语言、韵律上要达到一种境界,一看就是非常生态和绿色,而不是城市中的焦躁。”

王国平所抛出的问题,是当代诗歌如何描绘、服务乡村振兴。在他看来,社会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有男人有女人、有高山有峡谷、有城市有乡村。“田园诗歌写作不一定是一群外乡人来写,田园诗歌最好的状态,句子应该像小麦、高粱,很自然地从小地里长出来。”

“中国百年新诗的发展,就是发展了所谓的现代性,但她也是和我们国家建设的进程相匹配的。”面对现场愈发火热的讨论,吴小虫认为乐至县举办如此多届田园诗歌节,或许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诗歌命题。“我们当代田园诗,肯定已经不是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那种田园诗歌了,如何写出具有当代诗歌的‘田园性质’,或许对很多严肃的诗人是一种考验。”

“乐至代表了诗和远方,这片土地用倒叙的方式,让我们欣赏到了心灵的家园。”一天行程结束,罗晓红言语间满是对乐至的喜欢,“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诗歌结在了树上。乐至是诗人喜欢的地方,也是大家追求的诗和远方。”

### 诗人老房子谈“三色乐至”: 革命“红”、桑叶“绿”、天空“蓝”

盛夏七月,诗人们又以诗之名,相逢在美丽的乐至。

诗人老房子(刘红立)到乐至很多次,这也是他第二次参加乐至田园诗会。“今年这次给我的感受尤为深刻。今天太阳格外灿烂,蓬勃,更增强了我心目当中的‘三色乐至’印象:红色、绿色、蓝色。‘红色’代表陈毅元帅,他就像一个火种一样。整个乐至的发展,都是

在红色的照耀下前进的。‘绿色’就是桑叶,我在乐至喝到了桑叶茶,很好喝。我想,以蚕桑业为代表,反映的是乐至绿色经济的发展,它是健康的。”

谈到“蓝色”的时候,作为检察官诗人的老房子说,“今天我一路走一路拍照片,发现这里的天空非常湛蓝。更重要的是,早上在乐至县体育馆参观乐至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

展时,在一个荣誉榜的展板上,看到了乐至县人民检察院被授予‘全国检察机关集体一等功’,是四川省检察文化建设的示范单位。大家都知道,我们检察官的服装是蓝色的,我们习惯叫它检察蓝。所以这个蓝,与天空的蓝色,以及与诗歌要表达的蓝怎么来结合到一块,是这次我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雨心

### 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诗刊执行主编熊焱: 好的田园诗不能缺少精神和情怀

大美乐至,美在田园。7月29日,第五届乐至田园诗会采风活动顺利举行。

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诗刊执行主编熊焱多次参加乐至田园诗会,对于诗会有深入的思考。“乐至田园诗会已经做了很多届了。对乐至来说,既然以田园诗作为文化的符号和切入口,那么怎么打造乐至田园诗的品牌,提供平台催生一批能反映当代田园诗、又能反映乐至的优秀

作品,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事情。”

写田园诗的人不少,每年投稿的作者也非常多、非常积极,但怎么把田园诗写好?作为一名有着深厚创作经验的诗人,熊焱给出自己的专业建议:“好的田园诗一定不能缺少内在的精神和情怀。什么是田园?有田有园,那一定与人有关。田园包括了田地、家园。尤其在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田园诗内在的核

心,是来自于人的,是来自于人在家园中的内在的精神情感、人文关怀。我认为这是我们去深入书写田园诗必不可少的精神向导。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大家在田园诗上多下点硬功夫。因为这才是我们诗会一届一届往前推动的意义,而且这才能真正为乐至这片土地留下长久的文化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雨心

###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诗人向以鲜: 第一次吃桑叶感觉非常奇妙

参加这次乐至田园诗会,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诗人向以鲜说自己留下了很多“新奇感受”。“首先是乐至的蚕桑业,它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昨天晚上,我第一次吃到了桑叶,当时非常兴奋,原来人类也可以像一只蚕一样,去啃食桑叶。我们在吃桑叶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很美好的感觉,仿佛返璞归真。桑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我们常常称故乡为桑梓,所以桑树是非常具有田园象征色彩的一种植物,《诗经》中就有‘桑之未落,其叶沃若’的描写。”

在采风过程中,诗人们走到羊叉河畔,那里有小学生在朗诵诗歌,树上挂着诗歌卡片,向以鲜马上发了一条朋友圈:“树上挂满了诗歌,口中吐出了火焰。”

在陈毅故里景区,看到元帅生活过的地方,向以鲜感慨地说:“在一个地方,一个

杰出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需要世世代代的文脉累积。我看陈毅元帅故居的老宅子,看到了‘亮瓦’。我曾在川东的农村生活过,对它比较熟悉,这是一种智慧的借光方式。在屋子里我还看到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诗书敦千古’,等等诸如此类的种种细节,都让我感受到,杰出人物的出现,跟其生活的环境分不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李雨心



刘红立



熊焱



向以鲜